

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

編 社 放 解

行 印 店 書 華 新 北 東

論一元歷史觀之發展

普列哈諾夫 著 博古 譯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1949

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

著者	普列哈諾夫
譯者	博古
出版者	東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	東北新華書店印刷廠
印刷者	

總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大連、齊齊哈爾、 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平、 錦州、承德、北安、營口、內蒙。

1949. 8. 初版 長 1—2,000

目次

前言·····	一
第三版序言·····	五
第一章 十八世紀底法國唯物論·····	八
第二章 復辟時代底法國歷史家·····	一六
第三章 社會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	二八
第四章 德國的唯心論哲學·····	五五
第五章 現代唯物論·····	九一
結 論·····	一八五

前言

「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一書，普列哈諾夫寫於一八九四年，而於次年（一八九五年）以N·倍爾托夫的筆名出版於彼得堡。

G·V·普列哈諾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年）是俄國最初的馬克思主義者。起初他是民粹主義者。在僑居國外時認識了馬克思主義，便從民粹派的立場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成了馬克思主義者底出色的宣傳者。普列哈諾夫及他所創立的「勞動解放社」之歷史的功績就在他第一個在俄國進行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巨大底工作，和民粹派的謬論進行劇烈的鬥爭並給了它以致命的打擊。這樣便做了「在理論上創立了社會民主派並實行了迎接工人運動底第一步」（列寧）。後來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夜他離開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轉到了孟塞維克的營壘中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變成了社會沙文主義者。

普列哈諾夫的哲學著作曾為列寧評定為「在全部馬克思主義底國際文獻中最好的」。列寧曾說：「……我以為替年青的黨員們指出下面這點是適當的，即如果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哈諾夫關於哲學所寫的一切，就不能成為自覺的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因為這是全部馬克思主義底國際文獻中最好的東西。」在普列哈諾夫的哲學著作中，他的早期哲學著作之一——「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是有其特出的地位的。關於普列哈諾夫底早期著作，特別關於本書，「聯共（布）歷史簡明教程」給予了如下的估計：

「普列哈諾夫在進行反對民粹派鬥爭和揭露他們的時候，曾寫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而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曾藉這些著作來學習和修養。像普列哈諾夫底這類著作：如「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我們的分歧」，「論一

元論歷史觀之發展」，是替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勝利，掃清了基地的。

普列哈諾夫在自己的著作中，敘述了馬克思主義底基本問題。他那本在一八九五年刊行的「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一書，曾有特別重大的意義。列寧曾經指出說：藉這本書「培養出來的，有一整輩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

在如此灰濛的不確定的書名（「一元論歷史觀」）下（這是爲着欺騙沙皇政府的檢查官而有意做的），普列哈諾夫實際上光輝地敘述了近代思想發展史。他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是現代科學歷史發展底合法的產物，是人類先進思想的繼續與完成。在本書中，普列哈諾夫分析了馬克思以前的社會理論：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底歷史觀點，皇朝復辟時代歷史家底理論，烏托邦社會主義者底社會觀以及德國古典哲學的歷史觀。他揭露了這些學說之矛盾（這些矛盾由於其創造者底歷史的和階級的限制是不可避免的），而同時又指明，這些學說的進步作用何在。在分析了上述各種觀點學說之後，他寫道：

「在解釋自然和社會發展底現象上，唯心論觀點的站不住應該促使而且真的促使了有思想的人們（即非折衷論者，非二元論者）回到唯物論的宇宙觀上去。但是新的唯物論已經不能是十八世紀之末的法國唯物論者學說底簡單的重複了。唯物論生長了，以唯心論底一切成就豐富了自己。這些成就中，最重要的是辯證的方法，在現象的發展中，在其產生與消滅中觀察現象。這個新方向底天才的代表者是卡爾·馬克思。」

本書底最重要的一章就是敘述現代唯物論的一章。普列哈諾夫指明了：馬克思怎樣把哲學和歷史科學放在真正科學的基礎上。他說：「……馬克思以前的社會科學較之哥白尼以前的天文學更少堅固的基礎」。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才創造了真正的客觀的社會科學。他用歷史及其他科學的無數例證令人信服地，簡單明瞭地證明，唯心史觀底站不住和馬克思底唯物史觀底力量和科學的確切性。

在現代唯物論一章中，他特別詳盡地敘述和闡明了馬克思底歷史唯物論（唯物史觀）。他證明，全部社會生活底基

礎是物質生產力底發展，並且分析了組成生產力底各個因素的作用——勞動工具，外間自然條件和人的勞動力——之作。他強調了勞動工具之意義，而同時指出，勞動工具只有在人的手中才成爲生產力。他用無數例證指明：人們底物質生產活動，物質生產力底發展是社會底基礎，是歷史發展底條件。而且只有在這基礎上並依賴於生產力底水平才能構成全部其他的社會生活：政治制度、法權、家庭、宗教、科學、藝術等等。他指明了觀念、意識形態是由社會存在決定的，是社會存在底反映，殘酷地譏笑了民粹派的觀念是歷史底推動者的胡說；同時他又指明由經濟關係派生的觀念，在其發展中反過來給社會發展以巨大影響。他證明了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正確的解決了先進觀念在社會發展中巨大作用的問題，粉碎了民粹派的污蔑說馬克思主義只注意「粗魯的」物質而抹煞觀念的作用。

在「結論」中，普列哈諾夫批判了民粹派的「實踐的理性」。在那裏普列哈諾夫證明了，在十九世紀下半期，特別其最後的十年間，資本主義在俄國已經到處的發展起來了，日益成爲統治的了。農村公社已經瓦解了。資本主義侵入了農村，農民受着雙重的剝削，地主的和資本家的剝削。而民粹派在這時候却頑強地宣傳說，資本主義在俄國是不可能的，俄國將走自己的「獨創的」道路等等。普氏指明了這種理論對於人民底危害。「資本主義的烏托邦的敵人，實際上是資本主義的走狗，而且在其最粗野、最討厭、最有害的形態中」。

普列哈諾夫底著作，雖然沒有澈底完成粉碎民粹派思想底事業，但是他催毀了它在知識份子中的影響，他給了它以第一個有力的打擊而同時又燦爛地辯護了馬克思底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

但是就在八十、九十年代時，在普列哈諾夫的著作中已經有了若干成爲將來的孟塞維主義萌芽的錯誤。在本書中亦有着若干他的哲學的錯誤之萌芽。如說：「康德和法國唯物論者實質上是站在一個觀點上的」，如關於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過分的估計，都是其後來哲學上的錯誤的開端（在本譯本中已依俄文編者的註釋加以說明了）。雖然如此，本書仍不失爲馬克思主義典籍中闡明哲學尤其是歷史唯物論的一本傑出的好書。譯出來對於我們將會有幫助的。

中文譯文是依據一九三八年蘇聯國家出版局版翻譯的。原文中常夾用的外國文，也依俄文的譯文譯出放在括弧中，只有冗長的引用外國文的附註，我們因為避免印刷上的麻煩，刪去了原文，逕用譯文。由於普氏的多方面的修養和知識以及本書的論戰的性質，文字是極為機智和幽默的，翻譯之錯誤，更為難免，尚乞讀者指正，以期於再版時能加校正。

譯者，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

第三版序言

本版中我僅改正了第一版中的筆誤和誤排之處，我並不認為有權力去更改我的論據中的任何東西，原因很簡單，就是我的書是一本論戰性的著作。在論戰性的著作底內容上作任何更改，就是說，用新的武器去反對論敵，而迫使他用舊的武器應戰。這種手法一般地是不允許的，而在目前這一情形下更是不允許的，因為我的主要論敵——N. K. 米哈依洛夫斯基已經去世了。

我們的觀點底批評者斷言，這些觀點，第一，本身是不正確的；第二，在應用於俄國上特別錯誤，俄國在經濟領域中似乎將走上獨創的道路；第三，這些觀點之壞就在它們促使自己的擁護者走向無所作為，「無為主義」。這最後一個責備，在目前恐怕未必再有人敢於重複的了。第二個責備，同樣在一切人的眼前為最近十年來俄國經濟生活發展底全部進程所推翻了。至於第一個責備，那末只要看一看最近的經濟書籍，就足以堅信我們的解釋歷史之正確。任何關於「原始文化」的鄭重的著作，當說到「野蠻」民族的社會生活與精神生活現象底因果聯系時，每次都不能不乞援於這些觀點。作為一例，我指出封·斯坦因底「Unter der Naturvolken Zentral-Brasiliens」（「在巴西中部原始人民中」）。可是，不必多說的，關於這點我在這兒不能多加述說。

對於某幾個我的論敵，我在附錄的「給我們的論敵的幾句話」一文中回答了，這篇文章我是用筆名發表的，因此，在說到自己的書時，把它當做我所同意其觀點的第三者的書來說的。可是這篇文章並未反駁庫特林先生，他在「俄國之富」上起來反對我的時候，已經在這篇文章問世之後了。關於庫特林先生我在這裏說兩句話。

在他的反對歷史唯物論底論據之中，最嚴重的也許是他所舉出的這個事實，即同一個宗教（例如，佛教）有時為站

在完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上的諸人民所信從。可是這個論據只有在初初一看的時候才能算作有根據的。觀察指明，在這種情況下，「同一的宗教」適合於信從它的諸民族底經濟發展的階段而本質地改變了它自己的內容。

我想回答庫特林先生的還有這麼一點。他找得了在翻譯普魯泰赫底希臘文的原文上的我的錯誤並關於這點作了若干很惡毒的指責。可是，實際上「我在這個錯誤上是無辜的」。當我的書印刷時，我正在旅行中，我把原稿寄往彼得堡，其中普魯泰赫的引文並未引上，只指出了應該引用的那些章節。與出版此書有關的人之一——畢業於幾乎和庫特林先生讀過書的同一中學的——翻譯了指出的章節和……做了庫特林先生所指出的錯誤。這是非常抱歉的。可是亦應該說，這個錯誤是論敵們所能捉住我們的唯一的缺陷。對於他們，某種道德的滿足亦是需要的啊！所以，「按人道」說來，我甚至為這一缺陷而歡喜。

N. 倍爾托夫。

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

第一章 十八世紀底法國唯物論

「假如你現在——米哈依洛夫斯基先生說——碰到一個年輕人……他甚至帶着多少過分的性急告訴你，他是『唯物論者』，那末，這不是說，他是一般『哲學意味上的唯物論者』，如我們舊時代的布赫納和摩萊蕭特的信徒那樣。常常你的對談者對於唯物論的形而上的和科學的方面沒有絲毫興趣，甚至關於這些他只有異常模糊的概念。他想說，他是經濟唯物論底信徒，而且這亦是在特殊的有條件的意味上……」（註）

我們不知道，米哈依洛夫斯基先生碰到過那一類的年輕人。可是他的話能够使人設想，「經濟唯物論底」代表們底學說和「一般『哲學意味上的』唯物論沒有任何聯系。這是否正確呢？在實際上，「經濟唯物論」的內容是否如米哈依洛夫斯基先生所想的這樣狹隘和貧乏呢？

這個學說底歷史底概述可以作為回答。

什麼是「一般『哲學意味上的唯物論』」呢？

唯物論是唯心論底直接對立物。唯心論企圖以這種或那種精神底屬性來解釋自然底一切現象，物質底一切屬性。唯物論恰恰相反。它企圖以物質底這種或那種屬性，人體或者一般地動物肢體底這種或那種組織來解釋心理現象。所有那些在我們目光中物質是第一性的因素的哲學家屬於唯物論者的營壘；而所有那些認為第一性的因素是精神的——唯心論。

註：『俄國之富』，一八九四年五月號，第二部九八頁

者。這就是關於一般的唯物論，關於「一般」哲學意味上的唯物論」所能說的一切，因為時間在它的基本論點上安置了最各色各樣的上層建築，它使一個時代底唯物論較之另一時代底唯物論帶上完全不同的面貌。

唯物論和唯心論說盡了哲學思想最重要的方向。是的，在它們之旁差不多永遠存在着二元論的體系，承認精神和物質爲各別的、獨立的本體。二元論永遠不能滿意地答覆下述這個必然的問題，即如何這兩個各別的、互相間沒有任何共同之處的本體能够彼此影響。所以，最澈底的和最深刻的思想家永遠是傾向於一元論，即藉助於某一個基本原則去解釋現象（*Monos* 按希臘文是統一的意思）。任何澈底的唯心論者，正如任何澈底的唯物論者一樣是同等程度的一元論者。在這上面，例如在貝克萊和霍爾巴赫之間就沒有任何區別。一個是澈底的唯心論者，另一個是同樣澈底的唯物論者；可是兩人都同等地是一元論者；兩人同等地很好地理解二元論的（至今幾乎是最流行的）宇宙觀底站不住。

在我們世紀底前半期在哲學上統治着唯心論的一元論；在它的後半期在科學上（這時候哲學已和它完全混合了）唯物論的一元論慶祝着勝利，不過，這種唯物論的一元論還遠不是永遠是澈底的和公開的。

我們在此地沒有必要敘述唯物論底全部歷史。對於我們的目的，只要觀察它從前世紀下半期起的發展就够了。而且就在這裏，對於我們重要的是，主要地要注意其一個——是的，最重要的——流派，即霍爾巴赫、赫爾維齊及其同道者底唯物論。

這派唯物論者和當時的官式思想家進行了熱烈的爭辯，這些官式思想家引用他們所沒有好好地理解的笛卡兒底話，斷言：人有某種先天的（即不依賴於經驗而出現的）觀念。法國唯物論者在辯駁這個觀點時，實質上說來，只不過敘述了洛克底學說；洛克在十七世紀之末就證明了，先天的觀念是不存在的（*no innate Principles*）。可是在敘述他的學說時，法國唯物論者給了他以更澈底的面貌，在那洛克以良好教育的英國自由派資格所不願提及的——上加了一點。法國唯物論者是無畏的澈底到底的感覺論者，即他們把入底一切心理功能看做是感覺底變形。在這裏來考查在這處或那處他們的論據是否合於現代科學底觀點是無益的事。不必說，法國唯物論者還不知道現在每個小學生都知道的許多東西：

只要提起霍爾巴赫底化學的和物理學的觀點就够了；然而他們是精通自己時代底自然科學的。可是法國唯物論者有那個不可爭辯和不可替代的功績，即他們從他們同時代的科學的觀點上澈底地思想了的，而這正是能够和應該要求於思想家的一切。我們時代底科學已經遠遠超過了法國唯物論者，這是不足為奇的；重要的是，這些哲學家底論敵對於當時的科學說來，亦已經是落後的人了。是的，哲學史家普遍將法國唯物論者底觀點和康德底觀點對立起來，顯然，要責備康德為知識不足是荒謬的。但是這種對立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並且不難證明：康德和法國唯物論者本質上是站在同一的觀點上（註），不過不同地運用了它，因而按着他們在其影響下生活和思想的社會關係性質底不同而得出了不同的結論。我們知道，那些慣於相信哲學史家底話的人們將視這個意見為怪誕的意見。我們在這裏沒有可能以詳盡的論據來證實它，可是如果我們的論敵們希望的時候，我們將不拒絕做這一點。

無論如何，大家都知道，法國唯物論者把人底全部心理活動看做是感覺底變形（sensations transformées）。從這個觀點觀察心理活動，就是說，認為人底一切表象，一切概念和感受都是周圍環境對他作用的結果。法國唯物論者正是這樣觀察這個問題的。他們不倦地、很熱烈地和十分確定地聲言：人及其一切觀點與感覺是由他的周圍環境造成的，即第一——自然，第二——社會。'L'homme est tout éducation'（人完全依賴於教育）——赫爾維齊曾經說過，並且把教育一字理解為社會影響底全部總和。這個把人看做是周圍環境底產物的觀點乃是法國唯物論者許多革新要求底主要理論基礎。實際上，如果有人依賴於他的周圍環境，如果人的性格底全部屬性是為環境決定的，那末，人的缺點亦是為環境決定的，所以，如果你想和他的缺點鬥爭，那末你就應該適當地改變他的周圍環境；而且正就是社會環境，因為自然既不使人為惡，亦不使人為善。將人們放在合理的社會關係中，即放在各人自保的本能不再推動他與別人作鬥爭的條件下，協調個人的利益和全社會底利益——而德行（Vertu）便會自行出現，正如失去支持的石塊會自行落地一

註一：普列哈諾夫指出，「康德和法國唯物論者本質上是站在同一的觀點上」，這是錯誤的。與不可知論（康德底不澈底的主觀唯心論）相反，十八世紀底法國唯物論者是站在外間世界可認識的觀點上的。——編輯部註

樣。德行不須說教，而要以社會關係底合理制度來準備。經過前世紀保守派和反動派之手，法國唯物論者底道德至今被視為是自私自利的道德。他們自己更正確地規定，道德在他們那裏全部變為政治。

關於人底精神世界乃是周圍環境底產物的學說，常常引導法國唯物論者得出出乎他們自己意外的結論。例如，有時他們說，人底觀點對於他們的行為完全沒有任何影響，並且，因此，這種或那種思想在社會中的傳佈不能絲毫地改變社會往後的命運。下面我們將指明，這種意見底錯誤在那裏；現在我們先注意一下法國唯物論者觀點底另一方面。

如果任何一個特定的人底思想為他的周圍環境所決定，那末，人底思想，在其歷史發展中就為社會環境底發展，社會關係底歷史所決定。所以，如果我們想「描畫人類理性進步」底圖畫，而且假如我們在這裏不限於「怎樣？」（理性底歷史運動是怎樣完成了的？）這一個問題，而提出十分自然的問題——「為什麼？」（為什麼它正是這樣地完成了，而不是另一樣？），那末，我們應該從環境底歷史，從社會關係發展底歷史開始。這樣，研究底重心，至少在其開初時將轉到研究社會發展底規律方面。法國唯物論者接近了這個任務，然而非但沒有能够解決它，而且甚至沒有能够正確地提出來。

當他們講到關於人類底歷史發展時，他們忘了自己的一般地對於「人」的感覺論的觀點，而和當時的所有的「啓蒙派」一樣，斷言，世界（即人們底社會關係）為意見所支配（c'est l'opinion qui gouverne le monde）（註）。十八世紀唯物論者所犯的基本矛盾就在這裏，而它在其擁護者們底議論中又分解為整批次要的、派生的矛盾，正如鈔票之換成附幣一樣。

註：「我稱傳播在民族中的真理和謬誤的總和底結果為意見；這結果約束它的判斷，它的尊敬和嫌惡，它的愛和憎，它的愛好和習慣，它的弱點和善處——總之，它的道德風習。這個意見亦就支配着世界。」Suard, "Mélanges de Littérature" paris, An V, I, p. 400.（蘇愛爾：『文學彙刊』，巴黎，十一年，卷三，四〇〇頁）

●命題 人及其一切意見是環境和主要地社會環境底產物。這是從洛克底基本命題：No innate principles，沒有先天的觀念中得出來的必然結論。

●反命題 環境及其一切屬性是意見底產物。這是從法國唯物論者底歷史哲學底基本論點：c'est l'opinion qui gouverne [le monde 世界爲意見所支配] 中得出的必然結論。

從這個根本矛盾中產生了，例如，下列的派生的矛盾。

●命題 人認爲那些對他們有利的社會關係爲好的，那些對他們有害的關係爲壞的。人們底意見爲他們的利益所決定。
 //L'Opinion chez un peuple est toujours déterminée par un intérêt dominant (特定人民底意見永遠爲統治於他們中間的利益所決定)——蘇愛爾說(註一)。這甚至不是從洛克底學說中得出的結論，而是簡單的重複他的話：
 //No innate practical principles…… Virtue generally approved; not because innate, but because profitable…… Good and Evil…… are nothing but pleasure or pain, or that which occasions or procures pleasure or pain to us. (沒有先天的實際的觀念……德行一般地爲人們所滿意，不是因爲先天的，而是因爲有利的……善與惡……實質上不過是喜悅或痛苦，或者足以使我們喜悅和痛苦的東西)(註二)。

●反命題 人們對於某一關係感覺得有利或有害取決於這些人們底意見底一般體系。

依照同一個蘇愛爾底話：任何人民"ne veut, n'aime, n'approuve que ce qu'il croit être utile" (任何人民只愛好、擁護、贊助那些他認爲有益的東西)。所以，一切歸根結底重又歸於意見，意見支配着世界。

●命題 那些以爲宗教道德，例如宣揚對鄰人的愛，即使部分地會促進人們底道德底改善的人是大大地錯誤的。這類

註一：Suard, V. I. p. 401. (蘇愛爾，卷三，四〇一頁)

註二："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B. I. ch. 3, B. I. ch. 20, 21, 28. (「關於人類理智底經驗」)

說教以及一般地說，思想對於人們是完全無力的。一切事情是在社會環境，是在社會關係。（註一）

反命題 歷史的經驗給我們證明：“que les opinions sacrées furent la source Véritable des maux du genre humain”（宗教意見是人們的苦難的真正來源），而這亦是十分可理解的，因為假如意見一般地支配世界，那末，錯誤的意見支配它，正如殘酷的暴君一樣。

很容易將法國唯物論者底這類矛盾（許多我們現代的「一般」哲學意味上的唯物論者」是從他們那裏繼承來的）的單子加長起來。可是這是多餘的。最好我們還是來看一看這些矛盾底一般性質吧。

有各種不同的矛盾。當衛·衛先生在其「資本主義底命運」或「俄國經濟研究總結」第一卷中每一步自相矛盾，那末他的邏輯的過失也許僅僅只有「人類文件」的意義；即將來的俄國文藝史家，當指出這些矛盾之後，應該研究一個在社會心理學意味上異常有趣的問題。即為什麼這些矛盾不管它們的完全無可懷疑和觸目，而衛·衛先生的許多讀者却看不到。在直接的意義上這位作家底矛盾是無結果的，如著名的無花果樹一樣。還有另一類矛盾，這種矛盾與衛·衛先生底矛盾同樣是無可懷疑的矛盾，他們與後者的區別就在，他們不窒息人類的思想，不阻滯它的發展，而推動它向前，有時推動得這樣有力，按其結果說，較之最嚴整的理論還要有效。關於這樣的矛盾可以用黑格爾的話說：“Der widerspruch ist das Fortleitende”（矛盾引導前進）。十八世紀法國唯物論者底矛盾正是屬於這類矛盾。

註：這個命題不止一次在“Système de la Nature”（『自然體系』——霍爾巴赫著）中重複着。當說：“『譬如我散佈最蠢笨的意見，從中得出最討厭的結論；假如我絲毫不改變法律，我亦就亦不改變道德風習』”（『論人』第二部，第四章）時，赫爾維齊亦就表達了這個命題。長久生活於法國唯物論者中的格林姆及和唯物論者戰鬥的福爾泰亦不止一次在『文學通訊』中說過這同一命題。在自己的『愚蠢的哲學家』以及許多其他著作中，『費恩的家長』證明，任何哲學永遠也不會影響過自己親人的行為，因為他們在自己的行為中以習慣為指導，而不是以形而上學為指導。